

猎

猎鹿人



刘敏◎著

在静默中，我置身空旷的田野，倾听
马蹄声碎、祖先呼唤，倾听母亲讲述摇篮
里的故事。在雪花飘飞的日子里，盼望风
儿经过，花儿开放，清新如水一般流淌。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猎人



刘 敏◎著

在静默中，我置身空旷的田野，倾听马蹄声碎、祖先呼唤，倾听母亲讲述摇篮里的故事。在雪花飘飞的日子里，盼望风儿经过，花儿开放，清新如水一般流淌。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鹿人 / 刘敏著. —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203-07356-7

I. ①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2782 号

猎鹿人

著 者: 刘 敏

责任编辑: 王中峰 吕绘元

装帧设计: 昭惠文化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259 千字

印 数: 1—3000 册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356-7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自序

把几篇描写东北风情的中篇小说结集出版，一直是我的愿望。我始终认为，小说应该有不同的叙述背景。这背景下的风土人情，形成了小说特有的风格。这如同造房子，不同的地域决定了建筑物不同的造型。同样，我写的那些与城市有关的小小说，则带着城市滋生的时尚铺展情节，风格偏于优雅细致。

这是有区别的。

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大多发表过，有的还被《小说月报》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，这使得更多的读者看到了我所叙写的北方，读到了北方特有的风情。

在最初写作的日子里，是我刚来到这座城市不久的时候，生活条件艰苦，不像现在，有了自己的书房，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写这篇自序。那时蜗居在城市一隅的小房子，冬天寒冷，没有暖气。白天忙于生计，写作只能放在夜晚。当家人都睡下了，我便把一张椅子横在床边，以半张床当桌，一直写作到深夜。有时手脚冻得麻木，站起来，在窗边站上一会儿，看着沉睡的城市夜空，想着小说中的那些人和事，浮想联翩。深入内心的北方之情让我不得安宁，不论是我出生的松嫩平原，还是我长大成人的乌苏里江畔，都





属于北大荒的怀抱。不仅是我，我那所有家谱可查的家族祖先，上溯七八代人，都是在这片黑土地上诞生长大的。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造屋垦殖，繁衍生息。他们的血脉和情感，他们的仁厚和坚韧留传给我，使我对这块土地无比眷恋。

我深知，在我观察事物的目光背后，是我的祖先们大睁着的眼睛；伴随我流浪的脚步，是祖先们辛勤劳作的身影。为了能够靠近祖先们，我曾经陪同我的父亲回乡，寻找记忆中的那些家族往事。在故乡的夕阳下，一对远游的父子，在故乡的老村中徘徊，寻找由旧马镢子破犁铧组成的艰苦岁月。在废弃多年的乡道上，拂开尘土，辨认祖先们曾有的足迹。在乌黑塌落的马架子旁，挖掘祖先们生活过的老屋旧址。期许老屋仍然烟尘缭绕，人声喧哗。在夜幕四合之后，倾听当年的煤油灯诉说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告诉我祖上从繁盛到衰落，从人丁兴旺到生离死别的那些往事……

童年时期的父亲母亲；

壮年时代的祖父祖母；

还有我从未谋面更老一些的人们。

祖先们聚拢在村庄周围。我嗅到了他们特有的仁厚气息。

那是雨水淋湿了树木的气味；是干马粪和

枯树叶的气味；是翻松了的土地和种子的气味；
是生长的庄稼和青草的气味；是汗水混和着早
烟的气味；那是让人熟悉到落泪的气味……

这些温暖的怀念，指引我在八月的乡村，看
望田野里刚刚饱满的豆荚，看望热烘烘的土地
上鼓胀的包米。

在半边脸羞红的高粱穗下，我看见了祖先
们丰收的笑脸。

也看见了祖先们简陋的墓地。

父亲在墓地前跪下了。

我也在墓地前跪下了。

我感受到了乡土柔软淳厚的亲情。几代人
的苦难经历，不但没有浑浊消失，反而在我的思
考中如泉水般清澈透明，甚至星光般熠熠生辉。
这使我在写作中，深深地沉浸于特定的情境。饱
满的情感，在北方爽朗的天空下飞翔，日夜不停
地跃过我记忆中的故乡。

故乡静默如常。

在静默中，我置身空旷的田野，倾听马蹄声
碎、祖先呼唤，倾听母亲讲述摇篮里的故事。在
雪花飘飞的日子里，盼望风儿经过，花儿开放，
清新如水一般流淌。

我甚至在静默中，看见那些映着蓝天白云
的水泡子和挂着露珠的草叶，看见翻飞的蝴蝶



和蹦跳的青蛙，看见天空飞翔的云雀和草地上奔跑的马群……

我常常停下笔来，任激动的思绪像潮水一般奔涌。生活的场景细致入微地展开，不论是诚恳辽远的大地，还是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的人们，都是那么令我神往。曾经的人生故事，曾经的人生朋友，布满生命的岁岁年年。

我睁大眼睛做梦，重新经历那些生命过程。画面广阔，带子一样的河流和白色的水鸟，大片的森林和草原，无边的庄稼地和星罗棋布的村庄，梦幻般交替出现……

我清楚地知道，能有这样的情感和漫漫思绪，是因为我的心灵始终停留在北方的原野上。

停留在那流云与风霜，苍茫而又丰盈的原始风景上。

停留在四季更迭，晨昏交替之中。

我对那片土地上的一切，都敏感而多情。说我是在写作，不如说我是在怀想，怀想那生我养我的地方——

北大荒，哦，我的母亲之邦！

刘 敏

二零一一年春于上海寓所

CONTENTS

目 录

发生在苍茫岁月的追捕 / 001

不时有紫红的葡萄从郭同福怀里滚落，每掉出一颗葡萄来，王亚梅就叫一声郭同福的名字，她以为那是血，以为弄痛了他。

乌苏里江之珠 / 047

在蚌壳张开的一瞬间，只听到哗的一声，一泡碧蓝的江水流淌出来。再看蚌壳里边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……

关东大风暴 / 102

山林队不住地开枪，而杨青山歪着头，坐在国境线的江面上，像一尊石佛，一直没有倒下……

青春 / 143

说起来，时间过去并没太久，赵大康却感觉空荡的日子无边无际，漫长得让人没了方向。





给鬼子带路 / 183

赵局长表情严肃,慢慢地放下材料,向他们郑重声明:这里只记录了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段过程,仅此而已,没有任何结论。能不能用得上,你们自己确定吧!

猎鹿人 / 206

面前的公鹿突然腾空跃起,像柄长剑一般凭空射来,只听到咚的一声,公鹿用仅剩的一根犄角顶穿了哈拉气的肚子,又扎进树里。哈拉气几乎没叫出声,整个人就瘫软下去。

回家 / 264

茫茫人海,哪里是岸?或许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,可以支撑满怀的期望。怀揣期望回去,可以作为疗伤的一剂良药。因为我知道,不能相见不是因为遍寻不着,而是你们来了又走了,像四处漫开的水一样滴到别处去了……



发生在苍茫岁月的追捕

一、女房东石小芹

说到这场追捕，不能不说到女房东石小芹。

说到石小芹，不能不说到白草圈子。

石小芹是在白草圈子长大的。

早些年，白草圈子，是土匪、流浪汉、倒腾大烟土的人们路过歇脚的地方。这些人翻山越岭，人困马乏地走到这儿，就把自己的身架子，像件破皮袄一样，往火炕上一扔，干虾一样佝偻着凑到炕桌边，心急火燎地烧上几个烟泡，不喘气地抽上半晌，再灌上几碗关东火辣的烧酒，身子骨就慢慢回上劲来。有的人惦记着远方的发财之地，鬼撵着一般爬起身，匆匆上路，奔着更远的地方去了。也有的人骨子里就是个懒蛋，两口酒下肚，想想前头无边无际的荒原野岭，看看自己，瘦骨嶙峋，裹着破衣烂衫，傻子似的不停地走，走到哪儿算一站呢？想到这些，抹了抹发潮的眼角，心里郁闷，就多住了几天。

到了该动身的日子，他们仍在村里磨蹭着不走，这里扒扒，那里看看，自己安慰自己说，哪里的日子不是过呢。

村里人厚道，附和说，是呀！是呀！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！

于是，这些人就坡下驴，顺势就不走了，把原先那些发财的梦想丢到九霄云外，跟着村里的人，下河捕鱼，进山打猎，顺便抓几把野菜，采几朵蘑菇，过起了日子。

白草圈子的人口从此有了增加。

石小芹的爹石站，是奔着纳霍德卡的金矿来的。金子没采着，遇见了病的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皮货商莫哈吉。莫哈吉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，是从呼兰桂花茶园小戏班子拐来的。小媳妇身段好，会唱“蹦蹦子戏”，模样俊





俏中透着扭扭搭搭的风骚。还没等皮货商把最后一口气咽下去，这小媳妇已经跟当时的石站后来的石小芹的爹，在炕下赤条条地搂抱成一堆。他们在炕下比在炕上的皮货商喘息得还急促。

石小芹的爹明白，去纳霍德卡得绕过一座上百里宽的大湖，过了湖，还得走上十来天，就算到了地方。说起来，地方是到了，可是还不知道金子埋在哪儿呢。离金子太遥远了，太遥远的东西不能当饭吃，石站便很识时务地改以狩猎为生，很快成了白草圈子有名的猎人。他喜欢设计各种机关捕猎。一段皮条、一根木桩，甚至随手抓过一段野藤挽成圈扔在地上，都能套住个野兔、山獐、狍子什么的。

爹在狩猎时，娘叼着烟，凑在小酒馆里跟过往客商、邮差路人、屯里的闲人二流子们喝酒。有两口酒下肚，娘就像换了个人：头上戴花，脸上抹粉，涂着大红嘴唇，身披一块大花布。先来上一段桂花茶园有名的“走三场”，放开身段，让你一看手，二看扭，三看走。接着，媚眼一飞就开始唱：“王——二——姐——坐——在——绣——楼——哇——”

娘的绝技是唱到动情处，会眼泪直流，悲声大放。细如琴弦的嗓音，曲里拐弯，绕梁不去，惹得听戏的人，眨着红眼泡子，不停地往嗓子眼里倒酒。可能是想起了远在天边的故乡，是故乡让这些流浪的人们心里感伤不已。

石小芹不喜欢打猎的生活，也不喜欢小酒馆里女人跟男人们打情骂俏的日子。年轻女人的心，已经展开翅膀收拢不住了。她独自跑出家门，在野外游荡，让野外的雾雨雷电安抚自己饱满的热情。

离村东南五里远，是松阿察河。河水终日流淌，水雾弥漫。河岸边水草丰美，金莲花、铃兰、红百合绵延不绝，久开不败。石小芹坐在河岸边，呆呆地看着河水出神。河水匆匆流淌的样子，像有声的日子正从身边匆匆流过，这让她既烦躁又感伤。连那飞过的水鸟和飘过的白云，都会轻盈地带走她无边无际的向往。

她向往河的下游，那里是乌苏里江。但乌苏里江的下游呢？

她不知道，没去过。也许河边有如白草圈子一般的村镇，也有呆望河水的姑娘。只是谁也不知道谁，永远也不会相见罢了。

河的上游呢？

她听说那里有一座方圆上千里的湖。她没见过湖，不知道有多大。

而湖的周围又有些什么呢？

她猜不出。年轻的心耐不住寂寞了，耐不住寂寞就会想得很远。对白草

圈子的生活厌烦透顶，她想走出去，想走到天边，哪怕走到云端上去，远远地离开白草圈子。

但她不知道，危险近在身边。村里的闲人二流子围在她娘身边转来转去，目的全是奔着她。梦想着跟她爹石站一样，当着皮货商的面就把女人占了。

石小芹孤单的身影在碧草连天中时隐时现，闲人二流子们悄悄跟到河边，借着野树荒草作掩护，单等石小芹忘乎所以，脱了衣服光着屁股下河的时候，一起动手把她按在身下，粗野地完成对白草圈子第二代女人的占有。许多女人都是这么被他们领回家的。

石小芹当然明白，在这荒野之地，男人们围堵她想要干什么！远远的她就听到了他们哗哗的撒尿声，好事临头的干笑声，像有人在揉搓一捆干草。她早就见过这帮家伙像捕鱼一样围在河边，堵住刚爬上岸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赤身裸体的女人，欢呼着把她们抱到草丛中去，折腾得女人大呼小叫。

她顾不得多想，顺河道往上游奔去。

追踪的男人们不肯舍弃，远远跟着，像齐心追踪一只受伤的大鸟，捕获的希望就在眼前。

遮天蔽日的荒草下，时而淌水，时而闪出石柱般高耸的蜂巢蚁穴。蚊虫乱飞，密如雪粉。石小芹想绕道回去，刚转过方向，男人们已经截住去路，再走，必定落入这几个男人之手。她不甘心，干脆一鼓作气，穿密林，过芦苇地，把一场充满野情的追踪变成了寻根溯源的行动。直到大河行将结束，河岸变窄变细，树林稀疏，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。

身后的男人们惊愕地站住，手搭凉棚远远观望，许久才互相埋怨着恋恋不舍地转回去。

他们无法知道，石小芹最终要跑到哪里！他们担心出人命。他们希望她会跟在身后转回来。他们不想逼迫她了，打算另找对付女人的方法。

石小芹毫不动摇，中了魔法似的继续向前。

就在她爬上土岗时，顿时惊呆了。

只见一座浩瀚的大湖出现在面前。满眼碧水从脚下开始，直通蓝天。湖面上聚集着成群的白色水鸟，巨大平展的双翅拍打飞溅的浪花，自由自在地飞翔。它们借助气流，飞上蓝天盘旋，又收拢双翅，箭一样扎进水里。风从岸边的苇丛经过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是给大湖的涛声伴唱。因为大湖低沉的呼唤就在耳边。

——呼——哗——





——呼——哗——

湖水在涨落之间发出缓慢稳重的声音，简直就是紧随身后的男人的呼唤，无休无止。

石小芹激动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，像是在找寻丢失了的心爱的东西。沙滩洁净金黄，几只安静的水鸟在梳理羽毛。她的目光终于找到了落处。

沙滩上，小喜光着脚，肩扛船桨匆匆走来。桨上搭着雪白的鱼网，像肩头挂着一块飘动的白云。他把“白云”在沙滩上扯平，一头挂在木轮轴上，慢慢把渔网缠绕上去。

这是在做下湖前的准备。

石小芹问道，这里是蛤蟆通么？山村野女，说话愣头愣脑。

小喜不计较，抬起被湖水染成古铜色的圆脸，回答说，是克尔伦镇。

石小芹说，什么克尔伦镇，你净拣着好听的说。

小喜说，叫蛤蟆通也中。小喜只好妥协。

石小芹得理不让人。为啥叫这么丑怪的名字？

湖边的风把石小芹吹拂得衣带飘飘，像是天上的仙女来到了身边，又像是一条美人鱼跳上了岸。

小喜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索性坐在船尾，像很多老渔民那样，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神奇的故事。

他说有年秋天，连续下了百十来天大雨，奇怪的是没见到一滴山水下来。往常山上落雨，紧接着山下就波涛汹涌。这些天的雨水难道又回了天上？村民们围着无水的山谷疑惑不解，担心水流作怪，积成洪峰才肯下来。他们杀猪宰羊，抬到山谷祭神，刚插好一把香，山谷上头就传来了水声，水声逐渐加大，闷雷般轰隆隆作响，不大一会儿，涌下墨染般的一股水流。水流到近前，村民们惊叫着四散奔逃，手抓棍棒，哆哆嗦嗦爬上房顶。

原来，从山上奔涌下来的不是山水，而是一股子黑压压的蛤蟆。它们聚成球滚成团，足有千百万只，浩浩荡荡奔向湖边。村民们使劲敲打铁盆、铁桶，大声吆喝，并使用驱鬼才用的大法，点着成叠成捆的黄表纸，拼命往山沟里扔，像正在御敌的古战场，家家屋顶上飞下一溜星火。蛤蟆对经过的小村和小村奇怪的喧闹不屑一顾，只管呼朋唤友，扶老携幼，翻滚不息地向前整整走了两天两夜。它们经过的地方，见不到一根青草，全变成了与湖边一样的沙地。

从此，人们就管这个地方叫蛤蟆通了。

故事很神奇。石小芹听呆了，也看呆了。

小喜胳膊上鼓胀的肌肉，厚如船板的胸脯子，让她心醉神迷。她很想伸手去抚摸一下，感受肌肉厚实的弹性。

她继续追问，为啥又叫克尔伦呢？

小喜说，是牡丹江那边的人管这里叫克尔伦。牡丹江你知道吗？

小喜看出来她是白草圈子来的。小喜又说，从克尔伦往牡丹江去，可比白草圈子去牡丹江近得多了。

石小芹听娘说起过牡丹江，那可是个大地方。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卖什么的都有，有布店、糖果店、药店、车马店，应该也有“蹦子戏”，也唱得人泪水飞飞。

当然有！

小喜把最后一块渔网在木轮轴上挂了几次才挂好，心里早已像那湖水一样波澜起伏。直起腰的小喜看着石小芹说，有空我领你跑一趟，让你啥都见识了。

于是，为了牡丹江和牡丹江的“蹦子戏”，石小芹嫁给了小喜，彻底断了白草圈子那些闲人二流子的梦想。

石小芹比小喜大一岁，小喜的爹老喜在儿子结婚时，端着酒碗对着村里人说：“女大一，不是妻呀！”

石小芹的娘听说了这话，把嘴撇得像个歪嘴葫芦开成的瓢，说：“女大一，抱金鸡！娶了我闺女，你就等着享福去吧！”

后来发生的事儿证明，还是老喜说的话准，小喜真就出了意外！

每年晚秋，大湖都要来场鱼汛，这时打捞上来的鱼，正赶上冰冻。只见家家院子里、房顶上，全是银光闪闪的大白鱼。

冬天的日子，就是看着漫天大雪，一口酒，一口大白鱼，村里家家过得鱼肉飘香。但晚秋的时候下湖非常危险，每年的十一月中旬，是大湖封冻的时候。浩荡的西北风顺湖面吹来，气温骤然下降，像是上天诸神一齐赶来，要把放在人间的这碗汤水吹凉。只见平日波涛翻滚的湖面渐趋平缓，水波不兴。喧闹了一个夏天的大湖也累了，要休息了，呼吸渐渐平稳。这是一个信号。于是，远近的渔民开始起网、收鱼、靠岸，把最后打上来的小鱼，悉数洒扬到湖里，算是对一个夏天湖上生活得平安顺利，向大湖表示感谢。

此时的小喜还在湖里，一条少见的哲罗鱼在网上折腾了半天。小喜想尽办法，也没能把它拖上来，而鱼也无法脱身，双方形成僵持状态。





一般说来,这么大的鱼,在水里穿梭数年,身经无数惊涛骇浪,懂点儿人情世故,已经有了思考能力。它在腾出水面时,看到船上的小伙子手忙脚乱,又是拎网又是操桨,看出来这小伙子对付鱼的办法不多,而且,水下不再涌来涌去的暗流告诉它,再坚持上一阵,湖就封冻了,那时不放也得放。这个想法,使大鱼坚持的很有信心。而小喜也想借助湖面封冻前的低温,把蒙头转向的大鱼,老老实实在地拉上船来。这条哲罗鱼实在是太大了,褐色的脊背露出水面时,像头小牛犊。自从克尔伦这一带有人打鱼以来,还没人见到过这么大的鱼,这简直就是大湖的鱼王。正是因为鱼大,才没有被渔网兜住,是形同扇面似的鱼鳍插进网眼,使它脱身不得。它搅动身子,带动小渔船摇摇晃晃几乎要翻。小喜拼命拉住网纲,大鱼拧着身子拍打渔网,双方拔河似的,你来我往,经过几番争斗,人和鱼都累了。人气喘吁吁,鱼张着大嘴,翻着白眼。人瞪着鱼,鱼也瞪着人,互相不服气地观望。

鱼说,告诉你吧,对付大鱼,网是没用的。

人说,那用什么?

鱼说,还用教吗?

人说,是不用教,可封湖还早呢!

鱼说,真是个傻鱼棒子,没看湖水的颜色都变了。

人说,这我知道。

鱼说,知道还不收网?

人说,我是要收网了,鱼大又怎样?就算鱼小,多捞几条也有了。

鱼说,没本事收网,就不该下网。

人说,我下网又不是为了你这一条鱼。

鱼说,懒得跟你争,随你在这儿折腾吧。

人和鱼都想通了,总之是不再互相叫劲。

在大湖深处,湖水已按自然之约,颜色先由青蓝变为黄浊,黄浊再变成乳白,米汤似的,是要冻没冻的时候。

此时,危险开始悄悄逼近。

小喜还打算赶在落雪之前,砍几棵挺直的柞树,架起火烤制一副上好的马爬犁,带上石小芹上趟牡丹江。早就答应她去牡丹江看场戏,听说依兰有名的唱“蹦子戏”的大金钟子戏班到了牡丹江,只唱三天,晚了就赶不上了。

小喜顺手松开网纲,操起船桨,想把船头调过来,挑开渔网放生。权当自己与这条大鱼没碰上面,权当这条鱼没挂到网上。咱们各走各的,谁也不干



涉谁,都自由了。

想通了的小喜拽过渔网,想把顽强抵抗的鱼王摘下来,但是,法力无边的自然之神却没有耐心,不再等待。天地之间突然就变了颜色,一片淡蓝的雾霭,如烟一般飘过湖面,紧接着掠过一阵刺骨的冷风,就像有一只神奇的巨手从湖面掠过,所过之处,如同使用了定身法,大湖顿失滔滔。几千平方公里的湖面,在同一时间静止;原本浩荡的湖水,变成了平展的镜子面;来不及躲避的大小鱼儿,以最后的游姿被冰层固定,无可奈何地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,等待春风的接应。而小喜却不能等到那时,他必须尽快上岸……

但小喜的船与冰层已经结为一体。

刚冻结的冰面无法走人,却能封住船身。小喜一筹莫展,没办法弃船上岸,只能在小船上守着慢慢冻僵的鱼王,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。

第二天,当毫无热情的太阳睁开眼睛时,人们看到大湖和渔船就像一幅蓝天下的巨画,小喜和鱼王则成了画中静止的“雕像”……

石小芹在秋天的湖边等了一天又一天,直到大湖彻底封冻,渔民们带着冰镩、冰镐,凿下了小渔船和那尊“雕像”,还有那条大的不可思议的鱼王……

二、唐义来了

唐义率领垦荒先遣队开进克尔伦小镇时,石小芹正寡居不久。听到外头人喊马嘶乱成一团,她跳下炕,跑出大门。让她吃惊的是,像从地里突然长出来一样,雪地里站着黑压压的人群。她从没见过聚集在一起的这么多人。她站在人堆里抄手观望,眼光从左边移到右边,又从右边移到左边,弄不清这齐刷刷的一群汉子跑到这里来干什么。

此时她还不知道,在她面前的人群里,就站着后来被下令追捕的徐库水,两个人无意识地互相看了一眼,短暂的相遇没留下什么印象。

唐义站在风雪中大声讲话,挨家挨户分配人员。风雪很大,讲话的声音时断时续。他看到了挤在人堆里的石小芹,石小芹那张银盘似的大脸,让唐义心里感叹,想不到这地图上都难找的地方,竟有这么漂亮的女人,心情顿时好起来。

未来的场长王克,随后就将赶到。

唐义做事雷厉风行。他很快把人员安顿好,把该办的事儿办过,要开的会开过,该讲的话讲过,接下来只等王克到来发号施令了。





空闲下来的唐义,经常绕着克尔伦小镇转悠。小镇太小,唐义大步流星,一会儿就转了一圈,再一会儿,就转了十几圈。看到他的人,说他在思考着未来开垦的日子。现在冰天雪地,一望无际的荒凉,春天就好了,似乎生活的答案都在春天里写着。

唐义不理睬别人怎么说,只管自己瞎逛。他时而低头,时而远望,再不就长时间蹲着,望着村中的某一处发呆。其实,他的心已经乱了。从战场上下来绷紧的神经也松弛了。突然出现的女人,像电击一样把他作为男人的身体激活了。苏醒了的他就中了魔一样地想,想那个石小芹。想着她的模样,想她的身段,想得神情木然,心里却是热呼呼的。他伸手在雪地上乱画,却写出一串石小芹、石小芹、石小芹……写完了,也蹲得累了,便站起身,像有奇怪的力量驱使,拐个弯,径直走进了石小芹家。

这也难怪,当了十几年兵,一旦军转了民,平常的日子里,女人就像黑暗中的一点亮光,不由自主走近。况且,那时的女人少而又少,漂亮的女人更是稀罕如仙草。唐义是领导,来石小芹这里主要是做群众工作。每次进门,他都要大声地问道:“石小芹同志在家吗?”

石小芹同志当然在。守了一个冬天的空屋子,听了一个冬天的大风呼啸,对唐义她还是欢迎的。

把唐义让在炕头上坐了,石小芹抓几把炒瓜子、炒黄豆撒在炕上。唐义不由自主仔细端详,石小芹一张周正的银盘大脸真是喜欢人。石小芹虽结过婚,但尚无生育,身段滋润且富有弹性,稍有走动就让人眼花缭乱。唐义心里起了波澜,像进了自家屋里,盘了腿坐定,并招呼石小芹坐到身边来,给她讲全国形势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。那时抗美援朝刚刚结束,正从朝鲜陆续撤军,唐义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批回国。那时西藏还没解放,西南地区还在剿匪,而这片荒原马上要进行全面开发。

石小芹听得很入神。她不知道在克尔伦镇之外,还有那么广大的地方,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,而这一切,唐义竟然都知道。她对战争一无所知,对唐义讲的战斗故事,对故事里的枪炮和死人既陌生又惊奇。她见过白草圈子猎人们的几杆破枪,第一枪打出去,第二枪还不知道何时鼓捣响。偶有三五个衣衫破烂、匪气十足的汉子,夹几杆快枪,踩着滑雪板进村,但也是划拉点儿吃的就走,从不多待一会儿。唐义有耐心,不懂不要紧,再讲几遍就是了。关键是注意群众纪律,搞好群众关系。他不放心,喊来安排在对面屋里的两个队员,一个是郭同福,另一个就是后来闹得惊天动地的徐库水,两人都三十